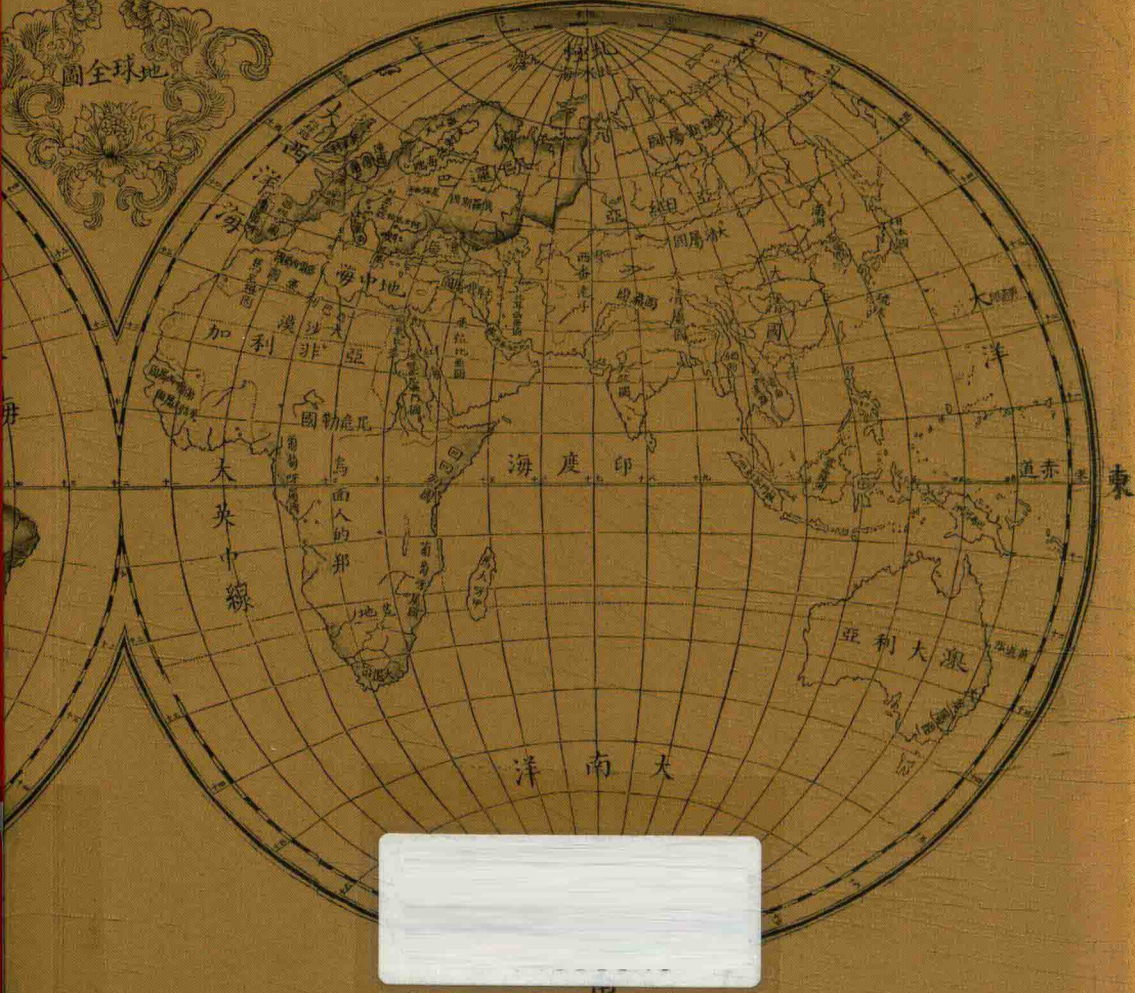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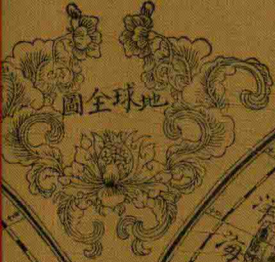


萬國地理全集校注

[普魯士] 郭實獵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編譯

北
球半東



莊欽永 校注

萬國地理全集校注

[普魯士] 郭實獵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編譯

莊欽永 校注



作者簡介

莊欽永

- 哥倫坡計劃獎學金學人 (Colombo Plan Scholar)
- 新加坡南洋大學文學士 (1971年)
- 澳洲國立大學文學碩士 (亞洲研究) (1978年)
-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哲學博士 (2006年)
- 現為新躍社科大學新躍中華學術中心兼任研究員

封面插圖：

1830年代新嘉坡堅夏書院刊印之《地球全圖》
英國利茲大學 (University of Leeds) 布羅德頓
圖書館 (Brotherton Library) 提供

在中國近代出版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普魯士新教傳教士郭實獵（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1803～1851）編譯的《萬國地理全集》佔有一席重要地位。這部1844年由香港福漢會刊行、「世所鮮見」（魏源語）的世界地理書，在清廷被迫簽下城下之盟《江寧條約》（即《南京條約》）二三年後，在特殊歷史條件下，它闖進儒家典籍牢固統治的晚清士人學者的閱讀世界裡，成爲一扇軒敞的窗牖。它拓寬魏源（1794～1857）、徐繼畲（1795～1873）等的視野，讓他們得以窺探屋外遼濶的天空與世界，帶來了知識世界的沖擊；它開啟了中國近代地理學的先河，推動了清代地理學的發展，其影響是極大且深遠的。惟這幾十年來，學者均未能在歐美圖書館尋得這書，僅從魏源《海國圖志》內所輯錄文字略窺其貌。直到2003年，筆者始在英國利茲大學圖書館裡發現了它。今據之爲底本，校定其文字、疏通其內容、指明其失誤，並作詳細之註解，冀望這校注本的刊行有助於學者對它做更具體深入之研究。

編輯凡例

1. 本書是普魯士籍新教傳教士郭實獵 (Karl F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1803~1851) 所著《萬國地理全集》之點校與註釋本。
2. 目前所見《萬國地理全集》有二種刻本：一、初刻本（本書註釋引作「甲本」）。英國利茲大學 (University of Leeds)、荷蘭萊頓大學 (Universiteit Leiden) 東亞圖書館均有度藏；二、修補本（本書註釋引作「乙本」）。萊頓大學東亞圖書館度藏另一刊行年代較後的版本。按版本學的常理說，修補本是對初刻本糾謬正訛，補闕刪衍，應是善本，然它卻是校勘不精，魚豕混淆，訛文脫字屢見，故本書仍以初刻本為底本，輔以修補本。
3. 原書繁體豎排，行序自右而左，字序由上而下，今改為繁體橫排，行序由上而下，字序由左至右。
4. 原書有圓圈 (○) 分段號，小圓圈 (○) 句號，尖點符號 (、) 句讀符號、右邊單豎線 (|) 人名號，右邊豎長方框 (⌋) 地名號。現按現代漢語規範進行分段、標點與整理。原書地名如「是國」、「峨國」，僅「是」、「峨」字有地名號，本書標點作「是國」、「峨國」。原著有些地方如朝代名、年號、人名、地名，特別是海洋名，專名號有遺漏，均一一補上，不作注明。
5. 原書用字不規範，正體、異體字（如「散」與「𪗇」、「邦」與「邶」、「曆」與「曆」、「等」與「等」、「峨」與「峩」、「面」與「面」等）；繁體、簡體字（如「將」與「將」、「屬」與「属」、「卻」與「却」等）並用，為免卻排版工作之困難與讀者閱讀時之困擾，均統一轉寫為正體字。
6. 原書用字極不規範，例如「圓」，在他處則使用「員」，為保留原著原貌，不加統一改換。



《萬國地理全集》修補本。荷蘭萊頓大學東亞圖書館珍藏
(Leiden University Library [VGK 2370.12a])。

《萬國地理全集》序

蓋聞天之高焉，地之厚焉，萬物育焉，日月星辰焉，寶藏興焉，所以載華嶽而不重，振沙海而不洩。草木生之，禽獸居之，此中之成形賦性，誠即生生不息之理，故入境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¹，可知四方之言語不通，嗜慾不同，是以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其仰觀俯察、遠矚寓瞻，自當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也，遂以知聞望達乎四海、聲名揚溢乎中國者。吾見亦罕，所以簡練揣摩，集腋成裘，將天地造化合爲一集，則風俗之淳漓，物產之紛華，民生之利病，疆域之大小，山川之形勝，戶口之殷繁，田賦之多寡，兵防之要害，文學之盛衰，爵秩之隆殺，鉅細精粗無不備載，能使後人接卷，流連一見而知瞭如指掌，已可恍然於列國之情節矣。猶恐書不盡言，言不盡像，又繪形圖以資考稽，非惟詳且備，不亦顯而簡哉。是爲序。

¹ 《禮記·曲禮上》：「入境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

導言

一個小男孩抓了一隻老鼠，把牠放進一個大方盒子裡。過了一陣子，牠生下一隻小老鼠。一天，爲了取樂，小男孩在盒子內安置一塊木板，意欲看兩隻老鼠在盒子內蹦蹦跳跳。小老鼠覺得好玩，爬上木板邊緣。當牠看到原來外面是個大房間，感到震驚。牠跑到老鼠媽媽那裡，哭著說：「媽媽，外面有很大的空間。它應該就是你常向我說的世界。」但是，小老鼠僅僅相信老鼠媽媽所說的話，牠並不希望跑出去閒逛。這隻自我封閉的小東西，在盒子裡生活，直到年老。牠沒有遭遇任何麻煩，外面老鼠世界的難題與不安，完全與牠無關。幾千年來，中國人就像這隻小老鼠一樣，過著自我封閉式的生活。

〔英〕威廉·達爾頓 (William Dalton, 1821~1875)
《中國的狼孩》 (*The Wolf Boy of China*) (1857年)¹

¹ William Dalton, *The Wolf Boy of China* (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 Co., 1883), pp. 9-10. 有關《中國的狼孩》的研究，參閱Chen, Shih-Wen. "China in a Book: Victorian Representations of the 'Celestial Kingdom' in William Dalton's *The Wolf Boy of China*", *Papers: Explorations into Children's Literature*, vol. 21 issue 1 (2011), pp. 1-18.

鴉片戰役以後，志士扼腕切齒，引為大辱奇戚，思所以自湔拔；經世致用觀念之復活，炎炎不可抑。……學者若生息於漆室之中，不知室外更何所有，忽穴一牖外窺，則燦然者昔所未覩也。

梁啟超（1873~1929）《清代學術概論》²

儘管我們對上引英國維多利亞時期作家把咱們中國人比喻作老鼠並加以諷刺，感到不甚舒服，但在清代時，上自朝廷皇帝大臣，下至士人學者、庶民百姓，的確如其小說中所描繪的那樣，閉關自守，井蛙觀天。生活在神州大地，他們自認中國是天下唯一的大帝國與世界文明中心，周圍都是小國與野蠻人。為了化解中國人這種虛驕心態與意識，在第一次中英鴉片戰爭之前，英國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傳教士撰寫了一些中文地理著作：先有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的《西遊地球聞見略傳》（1819年），後有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的《地理便童略傳》（1819年）、《咬嚙吧總論》（1824年），以及米隣（William Milne, 1785~1822）的《全地萬國紀略》（1822年）等。但這些作品的篇幅甚短，信息量極少，並未對中國學術產生任何衝擊。³ 這種情況要等到1836年始有所改變。那年，在粵傳教士與英、美外商攜手合作，創立了在華傳播益智會（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翌年3月，在該會兩位中文秘書郭實獵

²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第59頁。

³ Matthew W. Mosca, *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 the Question of In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opolitics*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214–216.

(Karl F. A. Gützlaff, 1803~1851)⁴ 和裨治文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 策劃下，介於1837~1839年間，它出資刊行了一系列有關世界史地、國別史及內容十分豐富繁雜的月刊。這些書刊成爲一扇扇重要的窗口，讓晚清中國經世士人學者通過它們，得以窺視域外遼濶的世界，對他們的思想產生極大的影響。這些由新嘉坡 堅夏書院代爲出版書刊，除了《美理哥合省國志略》是美部會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傳教士裨治文的作品外，其他多出自普魯士籍新教傳教士郭實獵的手筆。

益智會出書計劃中原有一部世界地理書，那是郭實獵準備要撰寫的。第一次中英鴉片戰爭爆發後，該會隨即停辦；郭實獵也因擔任英軍司令的翻譯員，忙的不可開交，撰寫工作就此停頓。三四年後，大約在1841年中，英軍佔領浙江各地。郭氏受委爲定海、寧波知府，這時他始動筆撰寫。經過大約兩年，直到1843年初或年中完稿，1844年初或年中交由作者在香港創辦的福漢會刊行問世，書名《萬國地理全

⁴ Karl F. A. Gützlaff 生前使用漢名郭實獵，但中文檔案多將其名譯作郭士立、郭士利、啞咄喇、郭寔烈、吳士利，等等。筆者在英國 伯明罕大學所度藏的「郭實獵檔案 (Gützlaff Papers)」裡，發現兩通英文書函，郭氏均親筆中文簽名作「郭實獵」。溫馨也在德國新教聯合會檔案館，發現一封1827年4月15日郭實獵在印度尼西亞 廖內 (Riouw) 寫信給萊茵傳教會 (Rheinischen Missionsgesellschaft) 的信，信末也署「郭實獵」。又，郭氏在其所撰寫的《常活之道傳》序末有「郭實獵敬纂並序」，且有「郭印」、「實獵」字樣的兩方印章。參見黃時鑑：《前言》，愛漢者等編、黃時鑑整理：《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中華書局，1997，第10頁、第32頁註10；莊欽永：《「無上」文明古國：郭實獵筆下的大英》，新加坡：新躍大學 新躍中華學術中心；八方文化創作室，2015，第2頁註2；溫馨：《文明碰撞與範式轉變：19世紀來華 德國人與中國人》，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第248頁。

集》（以下簡稱《全集》）。⁵ 這書是基督新教傳教士足踏神州大地三十多年後所編著篇幅龐大、最爲重要的世界地理書。它蘊藏著許多中國人未聞未知、極其豐富的域外世界史地新知。當它問世三四年後，睜眼看世界的先哲魏源（1794~1857）就將其中絕大部分章節輯錄進其《海國圖志》裡，稱它做《萬國地理全圖集》；而近代啟蒙思想家徐繼畲（1795~1873）也以它爲重要依據之一，寫成歷史巨著《瀛環志略》，簡稱它做《萬國地理書》⁶。無論就篇幅、內容與對晚清中國地理學之影響來看，《全集》遠遠超越艾儒略的《職方外紀》。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它確確實實佔有一席非常重要的地位。

⁵ 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在其《基督教 新教在華傳教士名錄》說，《萬國地理全集》「主要由一些最初刊載於《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上的文章組成」。此說不確。按，1835年7月4日，在大不列顛和愛爾蘭皇家亞洲學會（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例常會議上報導說，郭實獵贈送該會書刊一冊，惟未提供書名，僅言這書是「他據歐洲人撰寫的地理與天文書刊翻譯成中文」。兩個星期後，7月18日，該學會例常會議上又報導香港總督德庇時（John F. Davis）贈送二冊郭實獵 中文著作：一冊是「A History of England」（它當是以小說體裁寫成的《大英國統志》），另一冊沒有提供書名，只說它的內容「主要是歐洲人撰寫的地理與天文小冊子」（八開本）。後者即是兩個星期前郭實獵所贈送的同一本書。它應是郭氏彙集《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道光癸巳年（1833年）六月創刊至甲午年（1834）四月停刊這個時段內各期中「地理」、「天文」欄內文章，裝訂而成的冊子。其內文章當包括《東南州島嶼等形勢綱目》、《呂宋島等總論》、《蘇祿嶼總論》、《地球全圖之總論》、《論日食》、《論月食》、《北極星圖記》、《黃道十二宮》等等。參見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 p. 60;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in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vol. 3 (1836), pp. 195-196; 「總目」，見愛漢者等編、黃時鑑整理：《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中華書局，1997，第37~40頁。

⁶ 在《瀛環志略》裡，徐繼畲僅二處提及《萬國地理全集》：一處在卷二，引作「泰西人《萬國地理書》」（第31頁b）；另一處在卷三，引作「英人所著《萬國地理書》」。所謂《萬國地理書》，即是《萬國地理全集》之簡稱。其實，《全集》的作者郭實獵並非英國人，徐繼畲大概因他爲英國政府服務，故有此誤解。參閱徐繼畲：《瀛環志略》，道光戊申年[1848]福建撫署刻本（《續修四庫全書》版），卷二《南洋各島》，第31頁b；卷三《西域各回國》，第55頁a。

一 郭實獵及其《萬國地理全集》

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後，郭實獵是一位鋒芒極盛、非常重要卻頗具爭議性的人物。就外交史來說，他扮演著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在中國大約十九年，他「幾乎參與過中國沿海每一個重大事件」⁷。就中國基督教史看，他不顧清廷三令五申的禁令，至少十次北上中國沿海探查。他高喊「中國已經開放」（China opened）的口號，掀起西方商業界以及歐洲，特別是英國以及北美洲的美國傳教界對中國宣教事業的熱潮。他的許多中文著譯，對太平天國和晚清經世學者產生極其重要、顯著的影響。19世紀五六十年代，轟轟烈烈、橫掃大半個中國的太平天國所刊行的《新舊遺詔書》，就是以郭實獵的中文《聖經》譯本為底本。有學者就指出，「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國基督教史是郭實獵的年代」⁸。

1803年7月8日，郭實獵在普魯士波美拉尼亞（Pomerania）地區佩日采（Pyrzyce，今天波蘭西北部）出生。1823年，二十歲的他加入鹿特丹的荷蘭傳教會，成為屬下的一名傳教士。1827年1月，他抵達巴達維亞（Batavia，今印度尼西亞首都雅加達）。4月，荷蘭傳教會屬下的獨立機構巴達維亞傳教會差派他往賓坦島（Palau Bintan，現屬廖內群島省）宣教。然而，對局限在人烟稀薄的小島上，郭氏深感不滿。一年多後，1829年，為了向擁有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中國人傳福音，他脫離荷蘭傳教會，成為一名獨立傳教士。1831年12月，他踏上那葡萄牙人從事貿易、傳教等活動的落腳地——澳門後，自此與古老中華大帝國結下不解之緣，直到他離世為止。

郭實獵一生勤於筆耕。除了英、荷、德等語種著作外，也編著多種中文書刊，是19世紀三四十年代中文著作產量最多的新教傳

⁷ Hsin-pao Chang, *Commissioner Lin and the Opium Wa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 26.

⁸ Scott Shao-chi Pan, "An Appraisal of Karl (Charles) Gutzlaff and His Mission: The First Lutheran Missionary to East-Asian Countries and China", M.Th. thesis. Luther Northwestern Theological Seminary, 1986, p. 3.

教士，其中多為以宣教為目地的小說與小冊子，也有內容廣泛的俗世書刊，包括反映鴉片戰爭前英商對廣州貿易體制的不滿的《是非略論》；介紹西方之國際貿易、貨幣、金融等制度的《制國之用大略》、《貿易通志》；以及世界史地書《古今萬國綱鑒》、《全集》、國別史《大英國統志》（二種）⁹、《猶太國史》等。此外，他尚編纂月刊《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

到目前為止，筆者所見《全集》有兩種刻本¹⁰：我稱之作初刻

⁹ 以往學界僅知道度藏於美國 哈佛大學 哈佛燕京圖書館以小說體裁寫成的《大英國統志》。2014年初，筆者赫然發現在英國 利茲大學圖書館度藏有一冊以散文體裁寫成、內容全然迥異的英國史地書，書名同樣叫做《大英國統志》。參見莊欽永：《「無上」文明古國：郭實獵筆下的太英》，第23~32頁。有關小說《大英國統志》的研究，參閱熊月之：《鴉片戰爭以前中文出版物對英國的介紹—介紹〈大英國統志〉》，《安徽史學》2004年第1期，第52~58頁；李曉傑：《十九世紀早期來華新教傳教士所描繪的英國：〈大英國人事略說〉與〈大英國統志〉》，載復旦大學歷史系、出版博物館編《歷史上的中國出版與東亞文化交流》，第256~270頁；John T. P. Lai, “‘Supreme Nation’: the British Image in Karl Gützlaff’s *Shifei lüelun* and *Dayingguo tongzhi*”, in *Reshaping the Boundaries: the Christian Intersection of China and the West*, edited by Song Ga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59–75.

¹⁰ 根據Robert Kennaway Douglas, *Catalogue of Chinese Printed Books, Manuscripts and Drawings in the Library of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Printed by order of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877), pp. 71 & 225, 大英圖書館藏有《全集》一冊。1986年，筆者到該館訪書時，這冊珍貴書籍已丟失了。惟從羅伯特·格道拉斯《目錄》所記，知道它凡三十八卷，可見它當屬於利茲大學、萊頓大學圖書館所藏之初刻本或修補本。根據蘆笛的研究，1857年上海刊行的《倫敦會藏書目錄》裡記載該概會傳教士麥都思曾對《萬國地理全集》進行修訂，並更名《地理》，惟最終未能完稿。

又，《萬國地理全集》問世將近三十一年後，明治七年（1874）4月16日《東京日日新聞》第662號上，東京一間書店刊登一則售買中國圖書廣告，其中有《萬國地理全集》一書（復刻版。東京：日本圖書センター，1993~1995，第236頁）。由於廣告未提供出版地、刊行年代及藏版者等信息，因此我們無法知道它是否屬於初刻本、修補本或翻刻本，抑或修訂本。筆者仔細翻查周振鶴所編的《晚清營業書目》，也未見有該書刊行之記載。參閱蘆笛：《上海倫敦會早期藏書研究——基於1857年〈倫敦會藏書目錄〉的考察》，《世界宗教文化》2015年第4期，第141、142頁；周振鶴編《晚清營業書目》，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

本與修補本。初刻本刊於1844年6月或之前，修補本則大概在1848上半年，兩者相隔約四年。英國利茲大學（University of Leeds）¹¹ 收藏有初刻本；荷蘭萊頓大學（Universiteit Leiden）則有初刻本及修補本。¹² 它們均是中國傳統線裝書，版框、行格、文字皆相同，連序文書法字跡、行款也一模一樣。修補本實際上是利用初刻本舊板印刷而成，只是重雕初刻本印刷模糊的13葉（即26頁：第14、53至60、64、66、67及74葉），及將第62葉上、下頁的下半部挖補修改。惟一不同的，修補本在書衣後附有一幅26 × 18.5釐米黑白色世界地圖。¹³

兩個刻本開本完全一樣：26.3 × 15.9釐米，版面22.4 × 15釐米，封面褐色。書名葉皆黃色，正文板框 23.2 × 14釐米。全書凡38卷，厚86葉（即172頁），含序文2葉，目錄4葉，以及正文80葉。每半葉18行，每行約40字，全書洋洋灑灑約105,000字。正文有雙邊邊欄（在粗黑線之內，又附一道細黑線），無界行，版心有單黑魚尾，魚尾上鐫刻章節題名，魚尾下方鐫印卷第，其下則為葉碼。正文有大圓圈（○）作為分段號、小圓圈（○）為句號及以尖點符號為句讀符號，另在文字右邊分別以單直縱線號（|）、豎長方框（⏏）作為人名號、地名、國名號。卷前有一短序，序末無署名。

¹¹ 索書號：RAS 736。書衣內有「Chinese/ R.A.S.」字樣。R.A.S.是英語Royal Asiatic Society的縮寫，全名為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即成立於1823年的大不列顛及愛爾蘭皇家亞洲學會。這證明這書冊原屬該會之藏書。全書除了扉葉提供書名「萬國地理全集」外，其他有關著者姓名、藏板地、藏板者以及刊行年代等一概付之闕如。不過，據扉葉地腳有英文字「By Charles Gutzlaff」，以及封底書衣所寫之五行英文字「Chinese/ A complete description/ of all the kingdoms/ on the earth/ By Dr Gutzlaff」，我們確知它的著者毫無疑問即郭實獵其人。

¹² 初刻本索書號：KNAG 82；修補本索書號：VGK 2370.12a、VGK 2370.12b。大概在1970年代，圖書館人員把這二冊裝訂在一起，外加上紅色厚紙皮，粘有白色標籤「萬國地理全集」。

¹³ 有關《全集》版本、刊行年代、印刷經費等問題，請參閱莊欽永：《有關郭實獵〈萬國地理全集〉的若干考證》，張禹東、莊國土主編《華僑華人文獻學刊》第5輯（2017），第17~43頁。

初刻本字跡拙劣、刀法極粗，有多葉印刷漫漶模糊，魚豕混淆，訛文脫字屢見，甚至遺漏一些信息¹⁴，難以卒讀，在在顯示著者寫作態度之草率與刻字工匠雕版技術之不精，在沒有做任何校讀情況下就付梓問世了。按版本學常理說，修補本的產生主要是對初刻本糾謬正訛，補闕刪衍，應是善本。然而我們發現它同樣是校勘不精、極其糟透之印本。它不但沒有訂正初刻本中一些明顯易辨的訛誤，反而新增更多莫名其妙的錯字¹⁵，在古籍整理上，這種情形是少有的。應該說，它並沒有任何校勘價值，因此，本書仍以初刻本為底本，進行校誤、校脫、校衍等等；遇有印刷漫漶難以辨識的文字，輔以修補本。

二 《萬國地理全集》的內容

《全集》凡三十八卷，明顯可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自然地理，凡四卷（卷一至卷四），記述宇宙、地球的形成，簡介地圓說、日心說，日蝕、月蝕等自然現象產生之原因，以及地球五大洋

¹⁴ 例如，著者在記載葡萄牙的地理位置時，只說經度「偏西自六度一十五分」，遺漏了緯度度數。參閱[郭寶獵]：《全集》，[(香港)福漢會]，[1844]，卷二十一《葡萄牙國》，第59頁a（第258頁）（以下簡引作《全集》）。按，注腳第一個頁碼係《全集》原文頁碼，其後圓括弧內者則為本校注本之頁碼。以下同，不再注明。

¹⁵ 例如《全集》修補本卷二十三《大英國》第62頁a（第273~274頁）就出現四處嚴重錯誤：（1）初刻本第5行：「所運進者共計一萬七千九百四十萬銀兩，可見財帛日積月累，以致充裕○矣男身體壯健，大有能力矣。」《全集》中標點符號「○」表示一段終結於此。但是，下一段開頭第一個字卻是「矣」，毫無疑問，它應是前一段「以致充裕」之後的助詞，但修補本並未改正。（2）初刻本第9~10行下半部模糊，修補本作：「女……身著三改種護衫，汝潔身為要，故此夏時屢次換衣，以除汗之臭，而加體之芳。」「三」之後的「改」當是衍文。「潔」之前的「汝」，當是「女」之誤。（3）初刻本第12行：「英之素生，乃久坐席，置酒張樂」，初刻本作「素」，其義不明，修補本易以音近之字「數」，更不可解。（4）初刻本第18行：「既有三四歲，即得進學攻書，不止男習文藝，連女也日掩柴扉，靜觀詩書」。「止」是正確的，但修補本卻將之改作「迂」，令人啼笑皆非。

等等。第二部分是區域地理，凡三十四卷（卷五至三十八）。著者把世界分爲五大洲。在每洲之前，先簡述各大洲之概況，然後在各洲之下，詳述各國疆域位置和經緯度、地貌（山脈河流）、氣候、土壤、動植物、社會結構（人口、民族、城鎮、風土人情、宗教信仰）、經濟（物產、農業、礦業、林業）、交通、歷史沿革、古跡名勝，及政治體制，等等。卷五至卷九有關中國、新疆、西域實摘錄自乾隆年間刊行的《欽定大清會典》、《欽定盛京通志》、陳倫炯的《海國聞見錄》及七十一的《西域聞見錄》等，其他域外史地信息多摘錄1840年倫敦刊行的慕瑞（Hugh Murray, 1779~1846）《地理百科全書》（*An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第二個修訂本之文字翻譯而成。

《全集》展現在讀者眼前的是一幅與二百二十年前《職方外紀》截然不同、晚清中國人未聞未見、氛惡焰熾、爪牙崢嶸的域外世界圖像長卷。各國彼此相爭，弱肉強食，進行頻繁激烈的戰爭，正如17世紀荷蘭政治思想家彼得·德·拉庫爾（Pieter de la Court, 1618~1685）所描繪的，各個國家就像「獅子、老虎、狼、狐狸、熊，或其他的食肉獸，常毀於自己的力量，或在躺卧伺機獵取其他動物時，卻被其他野獸捕捉」¹⁶。這是一部歐洲各國爭雄稱霸世界的歷史圖像。

自17世紀中葉起，東西方之間逐漸形成了中華世界秩序（也叫做朝貢體系）與歐洲的西伐里亞體系兩個相互對峙的局面。中華世界秩序是以儒家的「禮」爲基礎的外交體系。在這種外交理念下，明、清統治者沒有海權觀念，面對寬闊的太平洋，他們限制人民出海貿易，或在外國僑居，也沒想到要在東南亞建立貿易基地，開疆

¹⁶ [Pieter de la Court], *The True Interests and Political Maxims of the Republic of Holland and West Friesland ...*, Written by John de Witt and other Great Men in Holland (London: n.p., 1702), in *The Low Countries in Early Modern Times*, edited by Herbert H. Rowen (London & Melbourne: Macmillan, 1972), p. 213.